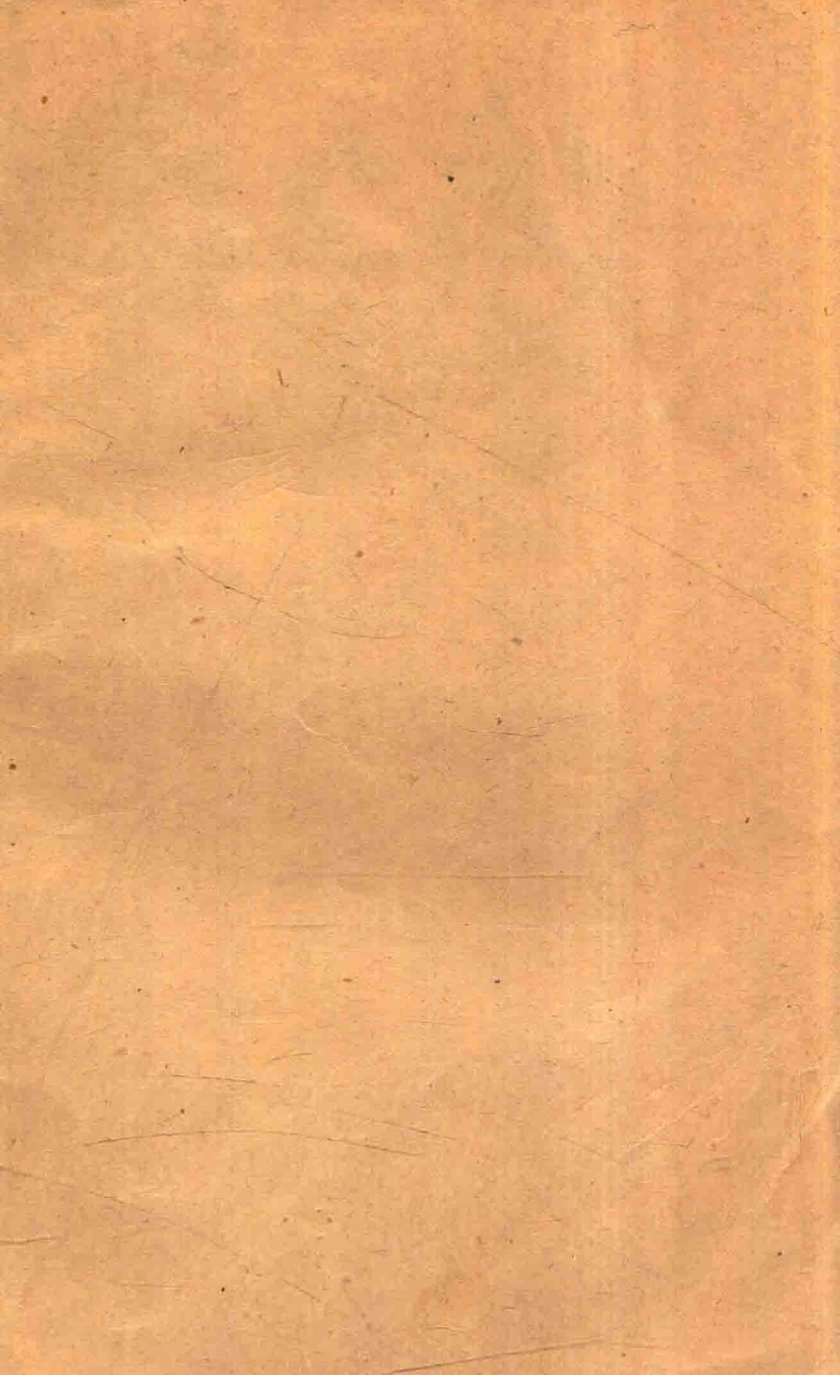






书情剑泪

徐藍清

《今日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2 号

书情剑泪

著 者:徐蓝清
责任编辑:黄骏青
衬页图案设计:程丛益
审 校:韩 琳
法律顾问郑重声明:

未经作者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出版、改编、转载、节选、擅自使用本作品。一经发现,将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

芜湖市第一律师事务所 罗妙龄律师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 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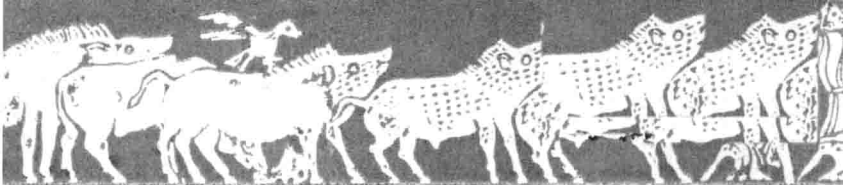
安徽南陵印刷厂印制

787×1092 毫米 1/32 开

印张 6.75 字数:13.4 万字 印数:1—3000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7-5072-0782-X/I.96 定价:5.58 元



谨以此书

献给中国出版界前辈

张元济先生

—作者



内容简介

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关于“书”的故事：本世纪初，日本大财阀吉野男爵酷爱收藏中国古籍。男爵的二小姐吉野千惠与东京帝大医学部的穷学生大野风生相爱，而男爵选中的二女婿则是他的助手——一心想成为男爵继承人的破落公子尾崎泊云。大野从军来到中国，参加日俄战争，梦想通过立功改变门第，与千惠结婚；尾崎则投男爵所好，到中国来搜寻古籍。战争使大野梦想破灭，逃离日军战场，却在逃亡途中救了被土匪打劫一空并丧失记忆的尾崎，为其治疗。两人亡命上海滩，过着相依为命、隐姓埋名的生活。尾崎病愈后发现了大野的真实身份及其与吉野千惠的关系，一面设计陷害大野，一面设法购得湖州珞宋楼的一批宋版古书，运回日本。他回到日本后谎称大野已经战死，博得千惠的信任，与她成婚。

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人士章隐菊也来到上海，进入大同印书馆主持编辑出版工作，将大同印书馆办得红红火火。他与大同印书馆董事长之女秋柳眉共赴湖州，想抢在日本人之前买下古书。但书籍最终还是被尾崎泊云暗中买走。

九死一生的大野风生通过与日本另一财阀池田家的小姐池田雪子结婚回到日本。他支使别人控告尾崎，使他入狱，又设法使吉野千惠了解了事情的真相。面对永远不能消除的等级差距和对爱情死亡的伤感，大野与千惠双双情死。

经历了未婚夫和父亲相继惨死等巨变的秋柳眉，后来与

其家庭教师方达生结婚，共同维护大同的局面，并查到陌宋楼古书的下落。21年后，章隐菊东渡扶桑，进入吉野家族的收藏馆靖嘉堂文库，翻拍了全部流失的陌宋楼和其它古书，携回中国，编成一部《百纳本十二四史》。

小说首次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披露了日本的三菱家族（书中的吉野家族）和中国的商务印书馆（书中的大同印书馆）之间的恩怨纠葛，艺术地反映了近代中日两国人民的生活。小说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涉及面广，举凡戊戌变法，日俄战争、辛亥革命、赤旗事件、善后大借款、南北战争、关东大地震等一系列中日两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上至首相、下至土匪的众多人物形象，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风土人情，等等，都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艺术的描写。尤其是日本人的爱国精神和中国人的爱国精神、几对中日青年的曲折的爱情、日本的商战和中国的商战，中国文人崇高的文化良知，写得波澜壮阔，曲折多变，读来令人回肠荡气，感人肺腑。

全书历史素材由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日本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馆等部门提供权威的历史史料。

本书是由安徽女作者蓝清推出的十二部系列中长篇历史言情小说中的第三部。作者积蓄数年时间，创作这部不媚俗的作品，努力让读者欣赏到一种追求高尚精神和审美情趣的精品作品。

导读目录

- (2) **序篇 帝之都** (1898, 北京)
章隐菊拜会伊藤博文——慈禧出颐和园了——砍头与逃亡
- (10) **第一章 花之城** (1903—1904, 日本)
吉野千惠与大野风生——超越等级之爱：浪漫的武藏野和相模滩——改变出身的途径，参加战争
- (22) **第二章 荒城月** (1904—1905, 辽东半岛)
日俄战争—南山战役—作为军医的大野风生的经历
- (35) **第三章 秋柳眉** (1905, 上海)
秋家大小姐初识章隐菊——方达生爱上了不懂人事的秋小姐——秋柳眉决定要做花木兰
- (42) **第四章 菊与剑** (1905, 辽东半岛)
乃木希典的肉弹战术——大野风生逃出兵营——大野救下吉野氏家族的尾崎泊云，共同亡命上海滩
- (57) **第五章 书之情** (1905——1906, 上海, 湖州)
章隐菊与秋柳眉共赴陌宋楼——退下男装，她是个很美艳的女子——尾崎泊云的特殊使命
- (73) **第六章 人憔悴** (1905——1906, 上海)
筹集书款行动——方达生青楼寻妹——是谁买走了陌宋楼藏书
- (85) **第七章 相煎急** (1905—1907, 上海)

尾崎泊云对恩人大野风生发誓：我要杀了你——借刀杀人：

一千条洋枪与两艘“横济号”船

(99) **第八章 双凤凰** (1908, 上海)

黛林书场——一帮阳蔡子弟早已把持不住——她看见方达生腰间与自己一样刺着一条凤凰

(108) **第九章 雨霖铃** (1908, 日本)

吉野千惠感应到大野风生要回来了——尾崎泊云拿出中国之行的礼物——吉野千惠居然哭不出来

(114) **第十章 玻璃心** (1910, 上海)

山本小姐患的是肺炎——大野风生是第一位令她动心的男人——男人的战争

(125) **第十一章 忠臣藏** (1910, 上海)

池田家的婿养子——请养父赐名——黑龙会的杀手举起了刀

(131) **第十二章 三株媚** (1910, 上海)

桃花与美人——三对新人将同时举办婚礼

(140) **第十三章 青楼恨** (1910, 上海)

黛林做九姨太去了——红绮姐姐换了件窄腰旗袍

(145) **第十四章 霜叶飞** (1910, 上海)

橡皮股票风波，大同印书馆成了个空架子——世家公子豪赌——押上你的房产和秋柳眉

(152) **第十五章 婚坛祭** (1910, 上海)

秋柳眉发觉婚坛前站着的不是自己的丈夫——秋小姐输给了我——董家公子和欧家女仆

(159) **第十六章 王孙归** (1911, 日本)

吉野寿一家回来了——吉野氏家族要建立自己的政党——尾崎泊云带着醉意推开隔门

(166) **第十七章 桃花墓** (1911—1912, 上海)

欧梅芳生了龙凤胎——把我们一起葬在龙华的桃花下——对大同印书馆致命的打击

(172) **第十八章 断梗萍** (1913, 北京, 上海)

他猜不透九姨太的出身——善后大借款——秋柳眉承业上海滩

(178) **第十九章 悲重逢** (1924, 日本)

吉野家族的二位年青公子——招魂社里相会——我是你爱人

(185) **第二十章 大地震** (1924, 日本)

阿靖的初恋——关东大地震：10万死者——废墟的东京，尾崎泊云的眼瞎了——源井一郎与加藤靖

(192) **第二十一章 剑之泪** (1925, 日本)

三船敏夫的控告——两大家族间公开的战争开始了——尾崎泊云听候判决——日本情人传统的情死方式：割腕与切喉——吉野家的根还在

(198) **结束篇** (1928 年)

(201) **后记**

(207) **参考书目**

(210) **蓝清中长篇历史言情系列小说总目录**

《满庭芳》

樱

花时节，初情暗定，别离那堪寒冬。望断天涯，衰草秋意
浓。忆来多少旧事，空洒泪，欲流还休。有伊人，立尽黄昏，山青残
阳红。月影，弄清风，镜中青丝，不胜簪拥。晓来淡燕支，春风难送。
伤心最是无梦，尔知否，玉碎雪融。相漠滩，富士山，君心我心，今
朝抽刀

断。

序·帝之都

光

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六，北京。

太阳沉重地抖下夜的面纱，凝视这片古老的土地。

从景山的万春亭俯瞰，紫禁城是一座宫殿之海：

由九千九百九十余间殿宇构成的红墙黄瓦，在晨曦中露出神秘的轮廓。从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乾清门直到神武门，这一路长达十八公里的路线上，逶迤着无数宫阙。

太阳照着琉璃瓦，反射出高贵而眩目的金色光芒。远远眺望，那高耸的屋脊，尤如一条条游动的金龙，昂首摆尾，吞云吐雾，端的是帝王气派。

碧幽幽的天空深远而纯净，鼓噪的蝉，在清风中忽高忽低地唱吟几句。渐渐地，一阵清越的妙音，从天边传来，央央琅琅，时昂时低，亦疾亦徐。

这是一群鸽子，盘旋在紫禁城上空。佩系在鸽尾的鸽哨发出的悠扬之声，划破了黎明的寂静，而后鸽群消失在景山后面，那妙音也就随风而逝。宫墙内重檐下，仿佛有人发出轻轻的长叹，越过重重宫墙，追随那远逝的鸽影。

太阳的明眸继续滑动，它拂过陶然亭的蒹葭，钓鱼台的柳影，香山的黄桧叶，应着潭柘寺的钟声，微微地翕动光焰，等待这座帝都的苏醒。

更夫在高墙的夹道中行走。

虽然看不见冉冉东升的旭日，但从琉璃瓦的反光中，更夫知道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他如释重负：可以回家了；女儿今天过一百天，该早些回家庆贺。

他把更藏好，沿宫墙向西拐弯。

这时，一支五彩缤纷的队伍在黎明中向紫禁城狂奔。

更夫闪身让道，低垂首，用眼角的余光好奇地猜测这群队伍的主人：

立瓜、卧瓜、赤、黄龙凤扇、赤素旗、黄缎绣，四季花卉花团锦簇地在前开道，因为低着头，更夫只看见仪驾者沾满尘土和黄沙的鞋，听见粗粗的喘气声。

等这拨人走完，更夫只觉得异香扑鼻，一辆辆仪车辘辘而来，车轮上也沾满了沙尘。更夫放大胆子张望，正望见一辆华美无比的八角冠金圆顶车，二重的穹盖，明黄缎子的垂檐，绣着龙凤花纹，气派威严地驰过。这辆车后，紧跟着一队身穿红色团葵花上衣、头顶白色丝竹凉帽的侍从。

更夫呆了片刻，这象是皇上出驾的排场，难道上个晚上皇上一夜未归？这不可能！

除非是……，西太后！

更夫右眼皮陡地一跳，他用手指在舌尖沾了点唾液抹在右眼皮上。唉，百姓一个，管他是皇上还是老子娘的。

在这个不平静的早晨，章夫人的心忐忑不安。

她一面用黄杨木梳为丈夫理好辫子，吩咐佣人把早餐端进屋。

今天，章隐菊穿上了青竹布长衫，这是他会客才舍得穿的。

章夫人静静地看着丈夫用膳，满心担忧，目光也变得焦虑。

自打4月28日光绪帝召见了自已的丈夫后，她便隐隐担忧起来，总觉得心中不踏实。到了6月11日，光绪帝颁下“明定国是”的诏书后，这种不踏实感更强烈。

一个星期前，杨锐从宫中带出了“衣带诏”，她知道自己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然而，更令她震惊的是，皇上竟然会说“朕位不保”，让大臣们设法相救，形势真的危险到这种地步？

昨个晚上，她又惊闻康南海已被英国军舰救走，梁任公也被日本使馆救走，自己的丈夫能否平安地度过这一天呢？

京城，已是只装满火药的木桶，只要有一丝火星，它就会爆炸。

章隐菊如往常那样，推开碗到左厢房看了看还在熟睡的儿子，又吩咐夫人不必等他吃午饭。

象桥坊的通艺学堂门口，已聚集了四十多名学生，大家见到校章隐菊，赶紧向校长请安。师生们整理好队伍，向东交民巷方向出发。

街上行人还稀少，只有做生意的小贩在忙碌。提篮卖柿子的后生一路走一路喊：

“倭瓜大咧涩了换。”

粥铺的店主招呼行人，吆喝得合辙押韵：

“吃粥咧，炸了一个焦咧烹了一个脆咧，又白又胖咧又胖又白，赛过烧鹅咧，油炸的果儿咧十里香。”

店主见打头前领着一群学子的章隐菊，忙招呼：

“您可起早了，打哪儿溜达？喝碗热粥吧？”

“去东交民巷溜达，回头再喝您的粥。”

日本使馆的一名女子把他们领进一间和室。那女子走到门口，右脚尖稍许后退，双手放在膝盖上，使右膝弯曲，然后跪下，左手伸出，扶在已稍微拉开的门框下侧，把隔门拉到身体能通过的宽度后，微低螭首，轻吐燕语：

“请稍候。”

章隐菊先进屋，见地下已摆好了座布団，便告诉师生们都坐在布団前侧，等主人吩咐了才能坐。他打量四周：

靠壁龕的几上，摆好一张三味线^①，还有一盆秋菊插花，除此之外，悬室如馨。

学生们自然十分新鲜，一个很胖的学生因无法席地盘腿而坐，被几个调皮的学生强按在地上，众人推推搡搡，低声欢笑。等了约有半个钟点，主人依然不露面。师生渐渐坐得乏味，章隐菊道：

“趁主人未来之际，我们还是来温故一段诗文吧。”

众人纷纷点题，章隐菊总结：

“我们今天来这里，是请教日本明治维新的程序，学习日本明治变法的，希望我们中国更加富强，我看还是背段梁任公的《变法通议》吧。”

于是十几张口琅琅而诵：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

伊藤博文^②和他的译员井源真澄久久地站在门口，听那

四十张口发出的激昂之声，他轻轻地点点头，走进和室，坐下后说：

“请用吧。”

众人皆坐到布团上。

章隐菊欠欠身：

“阁下，今天隐菊与通艺学堂的全体师生前来拜见，想请教贵国明治天皇维新变法的顺序，望阁下不吝赐教，让我等聆听贵国富强的经验。”

伊滕的表情被满脸的胡须掩去大半，令人捉摸不定的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他缓缓地道：

“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定要通过许多挫折才会成功。我的恩师明治维新的先驱吉田松阴就是被专制者下令处死的。记得他著名的遗言是：肉躯纵暴武藏野^③，白骨犹唱大和魂。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国家富强了。只有日本富强了，亚洲才有希望不被欧洲白人奴役。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动力机厂增加了6倍，纺织业产量增加了三四倍，铁路增加了3倍，航运量增加了6倍。这一切都是用鲜血换取的。记得从明治4年废藩以后到明治7年，国内爆发了89次战争，才促使板垣助提出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明治15年，植木枝盛又起草了《东洋大日本国国宪》，而到了明治17年，依然发生加波山事件、秩父事件、群马事件，名古屋事件，自由党人富松正安、富田勘兵卫被判了死刑。不流血，自由的基础是建立不起来的。诸位都是有志爱国之士，我今天能说的，就是希望各位善自保重！不送了！”

说完，伊滕站起来，丢下译员，矜持地离去。

众人想不到他说出这番没头没脑的话，而章隐菊察觉出了一种不祥的气氛。

刚出东交民巷，只见一拨一拨的清兵涌向各使馆附近。街上行人个个低头疾走，章隐菊恰好看见一位同僚，那人小声地说：

“今早上太后出颐和园临朝听政了。”

如一声霹雳，震得章隐菊双耳轰鸣。他恍然明白伊藤的劝告。

他一直不愿发生的事发生了。

此时，荣禄的三千亲兵，已封住北京各个城门，隔断交通，一批批地搜捕维新人士。

距章隐菊拜会伊藤博文后的一个星期，著名的维新人士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六人被绑赴骡马市大街处死。

10月8日，圣旨下到总理衙门。

传旨官面无表情。跪着的章隐菊只听到自己被革职永不叙用，心中一热，他猜这是光绪帝在竭力保全维新变法的一点血脉。

想到一国之君竟无半点自由，想到维新好友如燕分飞，想到六君子的慷慨就义，章隐菊陡然泪流双颊，伏在地上悲泣不已！

传旨官以为这个章京还舍不得自己的官位，不禁鄙夷地扫了下跪人一眼。

京城是再也待不下去了，去何方？想到前程心中茫然。

这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就如一个初生的婴儿，曾给他带来多大的热情多大的快慰！难道中国果真是老大帝国？难

道富国强民真的是一个梦想？

他想到几个月前，与好友游西山时说过的话来。

好友当时担心地问：

“如果这次帝党失败了，你将如何？”

章隐菊想了想：

“无论前途如何，隐菊都投身于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教育救国为已任，我不改变初衷。”

好友又问：

“如果那天不幸到来，我希望菊兄能离开令人窒息的京城，去外地另辟一番天地。”

“那您看我去哪儿合宜？”

“上海，对，只有上海！”好友很认真地说。

“上海？”

章隐菊脑中如闪电一下子明亮起来。

上海，它已从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成为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第一个窗口。

也许，那里就是自己干一番事业的地方？想到此，他心中稍有轻松。

去上 **海**！

注释：

①三味线

是日本使用率相当高，并有一定代表性的弦乐器，因为它由三根丝线作弦，所以叫三味线。

②伊藤博文（1841—1909）

日本首相，长州藩士出身。早年参加“尊王攘夷”和“明治维新”